

叔鸞小說集



十家說粹

全書十册
價洋二元五

獨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禹鐘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紅蕉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海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瞻廬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叔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卓呆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西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舍我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枕綠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叔鸞小說集 (全一册)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馮 叔 鸞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閘北西北江路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武昌 廣州 長沙 烟台 太原

世界書局

本集箸者馮叔鸞君傳

趙若狂

馮君遠翔。字叔鸞。涿縣人。清涿鹿相國馮銓之後。兄弟行居第三。長曰遠翺。仕於新疆。年未四十而卒。次曰遠翼。即署名小隱。又號尊譚室主者也。其季曰遠翕。長於綜合之術。而君乃以文學鳴於時。民國初元。君始來上海。以評劇見知於社會。已而各報紙中談劇之文。紛然雜作。君乃輟作。而從事於小說。顧不肯多作。嘗自言。世稱爲小說名家者。初不必以多勝人。吳敬梓。曹雪芹。皆以一書而傳。若夫今之雜綴字數。藉易杖頭資者。我不爲也。然君素性亢爽。每有興到之作。求之立與。絕無所吝。故其作散見於南北雜誌日報中。『新中國』雜誌中。曾刊有君之短篇三。胡適之先生見而語人曰。創作者能如此。亦足多矣。君幼時隨其先人游宦。北至燕都。南入粵中。清末。君曾任

寧省視學員兩年。足跡幾遍於大江南北。故其爲文。新舊不拘一體。而對於社會人生之觀察尤深。民國成立以後。君寄跡於報界。間爲政論。亦多精闢。君自謂志不在成一小說家。故恆隱其真姓氏。而自署爲馬二先生。上海社會中。無論識與不識。殆莫不知有馬二先生其人云。

叔鷺小說集目次

壁海紅簪·····	二
汽車·····	一一
第一神相·····	二二
貪人之迷夢·····	三〇
三年間的功罪·····	三五
捉刀記·····	四三
不是她的墳·····	五三
愛情之疑·····	七一
畫堂聞歌記·····	八二
海外奇緣·····	九〇

叔鸞小說集



孽海紅籌

在京奉鐵路由天津至北京一段頭二等車中乘客擁擠得不堪有一位口操南音年約三十多歲瘦長身材斯文模樣的旅客上了車左顧右盼的往來尋覓竟無容身之地有許多攜帶許多皮包的外國人和許多着軍服拖刀帶槍的軍人們雖然都佔了不少的空位但他却不敢向前去商量躊躇了好一會兒纔于二等室盡頭處看見有兩個人夾着一個小皮包坐着於是低聲下氣和那兩個人商量那兩個人答應了把皮包移在座位下讓出一尺來的空當他纔坐下他向那兩個人請教姓名一個年約五十多歲依

微有幾根鬍子。說是姓王字丹庭。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紫膛臉。皮高大。身材說是李福彪。當下王李二人也轉向他。請教他說。『敝姓陳。草字守敬。』這時候那車早已電掣風馳的離去天津站了。他們三人却因同坐的關係互相談論起來。

陳守敬說。『怎麼今天車中這樣擁擠啊。』王丹庭和李福彪都笑了。同說。『這條路上那一天不是如此。』王丹庭又說。『陳先生大概是常走這條路罷。』守敬祇得據實說。『不曾走過。這是頭一次。』丹庭說。『聽陳先生的口音大概是從南邊來的。爲什麼不坐津浦通車呢。豈不直捷舒服。』守敬說。『聽說軍用半價票。通車上不能通用。』丹庭說。『啊。這就怪不得了。閣下恭喜在那一個機關。』陳守敬聽了。不大懂。福彪從旁解釋說。『問閣下在那一個衙門當差事。』守敬忙說。『沒有什麼差事。是探望朋友的。』他又

轉問王李二人丹庭說「是在國務院」李福彪掏出一張名片來上面刊着三四行官銜最要緊的是軍警督察處稽查員守敬看了不勝欽敬之至這時候他們三人的談鋒又轉了丹庭說「而今的差事不容易當了別的不用說祇這拿不到薪水真是沒法」福彪說「可不是連我們向來不欠的都也拖欠了」丹庭說「究竟軍警機關好得多上頭有些怕兵變不敢不設法維持若是別的衙門任你索薪鬧的兇也是枉然」守敬聽了心中冷了半截想道「原來北京當差事祇是如此我又何苦來呢」又轉念「既已來了祇好奮勇上前說不得碰一碰罷了」

看看七點鐘過了快要到北京了丹庭問守敬「閣下寓在什地方」守敬說「尚未定左不過是暫歇在客棧罷了」福彪說「既這樣不如一同到金台館去罷我正要送一個朋友到那裏去呢」守敬應了過了一刻到了

北京了。丹庭自回家去。守敬却與福彪同行。福彪却另從頭等車中接了一位女眷。一齊都到了金台館。福彪把那女眷送到五十二號一間大房間裏。守敬自己却開了三十六號是一個小房間住了。

次晨在南長街一所極闊大的宅門裏先後來了兩位客。

第一位先來的是一位男客。坐的人力車口操南音。向門房裏掏出一張名片來。那門房的門政大爺並不起身接過名片。一看見只是三個字。

陳守敬

便說：「大人還沒有起來呢。」守敬陪笑說：「我是從杭州來的。」門政說：「不管從那裏來。大人沒起來。總不能上去回。」傍邊牀上還躺着一個僕人也幫腔道：「你這人太囉唆了。去去。下半夫再來。」守敬忍氣吞聲問：「下半年什麼時候呢？」門政說：「總得四五點鐘。」正說着。第二位客來了。

坐的是一部馬車到了門口小馬夫便先下來向門房裏招呼說是一位女客要見這裏大人門政便忙出來守敬也覺得奇怪便跟了出來見車窗內端坐一位女客盛妝豐鬢聽見有人出來那女客掉過臉來正和守敬在車窗內打了一個照面分明便是與他同車來同住金台館的那位女眷那門政也向女客回說「大人還沒起來您住在那裏回頭大人起來好給您打電話去」女客笑着點點頭又命小馬夫從車中拿下大簍小罐還有紙包幾件東西交與門政說「這是我帶的一點土儀」守敬不便久看匆匆的走了心中却狐疑道「這位女眷好生作怪既然也來探望他必然是親戚了却爲何不見太太祇說見大人呢」這晚李福彪又到金台館來了並且到守敬房中來周旋守敬觸起晨間之事便告訴他在南長街李宅與那位女眷相遇的情事又問那位女眷是不是李總裁的親戚福彪呵呵

大笑說：「他們親戚却是親戚，並且很近的親戚。你既然前去，自然也和李總裁有些淵源了。我且給你引進，引進他這位親戚。」說着，拖了守敬，就走到了那女眷的房內。正值那婦人梳頭，福彪向守敬說：「他是李總裁貼肉的親戚，你祇稱他爲四小姐就是了。」又對那婦人說：「這位陳老爺也是李總裁的朋友，都不是外人。」那位四小姐一面笑罵說：「啥格貼肉的親戚！介倪倒勿懂。」阿要瞎三話四。一面又請守敬坐，又叫茶房泡茶，又取香烟捲奉客，守敬瞧了這副神情，纔有些明白了。知道四小姐絕不是什麼李總裁的親戚。

從這一天起，守敬又一連住了兩個禮拜。每日唯一的要緊事，便是到李總裁家去請謁。但是從未見過一面，祇在第二次得了門政一句口頭傳話，叫他住幾天等着，並且問他住在什麼地方守敬。因此便不敢不等，且又添了

不少的勇氣。但此後雖然每日去一趟，却再也沒有下文了。祇不過照例留下一張名片，坐在客室中候若干時而已。

這一天下午，約有兩點鐘，光景守敬正在四小姐房裏閑說，因為他們自經福彪介紹之後，便彼此時常往來。守敬客中無聊，也樂得一個閑談的朋友。慰慰寂寞，忽見茶房帶進一個僕人來，說是南長街李宅來的。那僕人從懷中取一封信來，四小姐就請守敬代拆。他祇見信封上寫着：

金臺館五十二號

四小姐

收啓

李緘

拆開看時，并無信箋，祇有一張一千元的支票，遞與四小姐看了。那僕人說：「我們大人說請四小姐權行收下用着。」四小姐冷笑說：「你們大人也。」

太瞧不起人了。我難道就缺少這一千塊錢嗎？你帶回去罷。」那僕人兀自不肯。四小姐正言厲色的說：「我一會兒就到你們宅裏去，自有辦法。你只管帶回去。」說着，又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給那僕人說：「大遠的拿去坐車罷。」那僕人推却再三，方打千謝了，將支票收回鈔票也揣起去了。四小姐嘴裏咕嚕道：「虧你拿得出嚙，撥這樣便宜的事。」守敬也不便多問。當晚六點鐘，守敬知道四小姐是到李宅吃晚飯去了，他想：「如此總裁必然在家，何不去碰一碰呢？或能見一面也未可知。若祇管這樣耗下去，我的旅費可要耗乾了。」

李總裁自從僕人回來，把四小姐退却支票不收的話，回明了籌思。祇有約人打牌抽頭相贈之一法，較為妥當。恰巧四小姐來了，便將此意說明。又立刻命僕人請王總長、陸總理、常總理來這幾位，都是與李總裁常在一起打

牌的同志不多時。常王二位已到。惟有陸宅電話。說是到天津去了。李總裁見已成三缺一的局面。十分不悅。又不能中止。忙命再問馬總裁。高司長。隨便那一位在宅內請他。立刻過來。僕人答應去了。不多時。回說：「高宅電話。說司長到天津去了。馬宅電話。說到湯山去了。」李總裁這一急。可真沒法了。正在進退不能的時候。忽然門政又拿上一張名片來看時。却是

陳守敬

他立刻有了辦法了。便命先請到對面一間小書房裏坐。一面向常王二人說：「我會一會他。請等一等。一定可以成局。」果然不多一刻。便帶着一位生客進來。向常王二人介紹說：「這是我的同鄉老世交陳守敬。」常王二人祇都略頷頷首。裏間房內早有僕人把牌桌椅。几烟茶籌碼等安排停妥。入局之後。守敬見籌碼三擋是牙製圓式。分紅黃白三色。以紅爲大白。最小

因問「這一底是多少？」李總說「你不必問，祇管打就是了。」守敬却想道：「這裏的牌必不小，是每底一百元。」但他有言在先，便是我輸了些量也不打緊。」因此膽便放大了。

四圈畢，扳莊吃飯。守敬並未輸飯畢入座。守敬忽然出了一副兩抬，結局一算，却贏七個紅籌。十幾個白籌守敬想在此未便露出寒酸相來，橫豎是贏的，便說「贏的有限，給管家們分罷。」李總裁說「太多了，把白籌給他們罷。」說着掏出一本支票簿，扯下一張簽了幾個字，遞與守敬收了。看頭錢倒也有十幾個紅籌。李總裁也簽了一張支票，給了四小姐、四小姐却不再客氣也收了。

次早守敬一想，正怕旅費不夠用，便取出贏的那張支票，見是交通銀行的，祇是數目都是外國字，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大概七個紅籌或是七元光景。

好在交通銀行也在西河沿距離不遠便走了去兌取到了銀行行員接過他的那一張支票看了又看問道「要鈔票還是要現洋」他說「現洋罷」那行員又問道「你有車嗎」他不耐說「你管我有車無車做什麼」那行員笑說「你祇是沒有車七千元的現洋你一個人拿得動嗎」他此時嚇了一跳不想七個籌碼竟有這許多錢因急改口說「我住在金台館打算你們行中派人給我送過去」那行員說「也可以祇是送去車力須你付」守敬答應了果然叫了一乘騾車纔把七千元給他送到金台館四小姐在這一晚收拾東西守敬見了問「爲什麼急急的走呢」四小姐說「錢已到手了北京這個地方是不可久住的」守敬聽了打動心思想「兩個禮拜省喫儉用便耗去我一百餘元縱然弄到一件差事也不過每月數十元一百元我何不把七千元帶回南方自謀生活呢」

次日金台館門內壁間所懸的旅客牌上第五十二號四小姐和第三十六號陳守敬君都揩去不見了。

著者說這是中華民國十年秋間喧傳南北的一件新聞並且是很確的事實。



汽車

潘澤畬從衙門回家來一團的高興對他的太太說「天下事真未可預料金總長前天纔到部今天便又辭職了」太太說「他辭職了誰接他的任呢」澤畬現出很得意的樣子來笑着說「也不知是那一位在公府裏一力保舉我說我才堪大用竟要叫我代理部務」太太聽了也笑逐顏開的